

新战争与和平

第四部



李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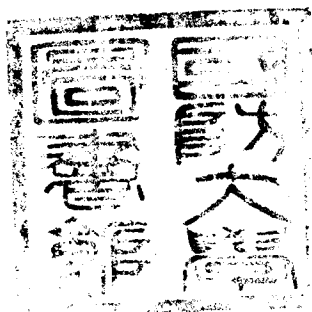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2 033 8256 1

新战争与和平

李尔重 著



新战争与和平（第四部）

李尔重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毫米 1 / 32 28.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59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1——20000

定价：11.50元

ISBN7—5430—0311—2 I·41

目 录

青山喋血

一	誓保国土.....	(1)
二	智斗豺狼.....	(17)
三	上好消息.....	(31)
四	气压板垣.....	(48)
五	争取主动.....	(67)
六	毕竟男儿.....	(80)
七	瞒天过海.....	(93)
八	斗志斗勇.....	(109)
九	攻取百灵.....	(126)
十	全民欢笑.....	(149)
十一	土崩瓦解.....	(165)
十二	拍案而起.....	(183)
十三	一片歌声.....	(193)

千古功臣

一	一个领袖.....	(196)
二	惨败之后.....	(209)
三	翻脸无情.....	(220)
四	人有三蛋.....	(233)
五	追打苏三.....	(244)
六	卞庄刺虎.....	(254)
七	难得糊涂.....	(264)
八	联共抗日.....	(283)
九	搭桥过河.....	(293)
十	人同此心.....	(306)
十一	全部交底.....	(322)
十二	真心诚意.....	(332)
十三	小心谨慎.....	(341)
十四	土匪绑票.....	(347)
十五	纷纷议论.....	(357)
十六	不纳忠谏.....	(363)
十七	请纓杀敌.....	(371)
十八	一腔忠愫.....	(395)
十九	临潼兵谏.....	(414)
二十	请美髯公.....	(427)
二十一	冤鬼索命.....	(437)
二十二	戏中有戏.....	(443)
二十三	天捅漏了.....	(462)
二十四	珠泪滚滚.....	(480)
二十五	不为私仇.....	(498)

芦沟晓月

一	芦沟晓月.....	(520)
二	灾祸频仍.....	(535)
三	北进南进.....	(547)
四	步步进逼.....	(570)
五	一步一坎.....	(596)
六	赋诗述怀.....	(615)
七	石原计谋.....	(630)
八	要抓金角.....	(650)
九	脱身之计.....	(666)
十	放手地打.....	(690)
十一	近卫决策.....	(706)
十二	芦沟枪声.....	(719)
十三	边谈边打.....	(730)
十四	威震敌胆.....	(750)
十五	再次谎骗.....	(773)
十六	不是误会.....	(782)
十六	庐山方策.....	(790)
十八	延安来人.....	(800)
十九	谈话会上.....	(814)
二十	和平幻想.....	(833)
二十一	争担责任.....	(849)
二十二	大战天津.....	(872)
二十三	折冲樽俎.....	(893)
二十四	痛别芦沟.....	(905)

青 山 喋 血

〈一〉誓保国土

大青山下的秋，是不寻常的秋。天，不但高，而且蓝得出奇，好象特制的蓝绸天幕。早霜虽然就要到来，草原上的百灵鸟却不时地飞在高空，叫出清脆可人的声音，它们大概是教育孩子们准备迎接严峻的寒冬。草开始变黄，羊却变得又肥又白了，象一团一团的云朵散布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牧人们挥动着鞭梢，唱着草原上独有的那种嘹亮高亢、韵味深长的歌声：

脊梁上撒满银花的骏马，
还在冰滩上奔跑。
头戴珠宝玉饰的姑娘哟，
就要走进陌生的毡包。

毛茸茸的方头猎狗，听着歌声，跟在主人的身边，警惕地调动着嗅觉和视觉，搜索狼豺的踪迹。小河还没有结冰，

水却变得更加清澈了，一条水晶结成的长流，成了草原的闪着银光的项练。

清新的带着草香的空气和蓝蓝的高天，罩着归绥城外高耸入云的长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丰满的国土上，树立着直冲霄汉、千古不灭的民族正气。秋，带来的不是萧瑟，而是凛凛可敬的尊严。它和大青山一样高，一样坚不可摧。

风，阵阵地敲着窗上的玻璃。傅作义将军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他已经不自知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心上受到某种折磨时，便抬头看一看纪念碑，然后再回过头来，数着白布上写就了的、挂满在四面墙上的长城抗战烈士的名字。傅将军的记性早就是全军闻名的。他当连长时能够记得住一百余人的名字，认得出每个人的面孔，了解每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当营长时，能把全营八百人背得熟，认得清。当了师长之后，他能记清全师的连长以上的官佐，当了军长之后，他也能记清全军的营长和部分连长。傅将军看着烈士的名字，并能从烈士的名字想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从他们身上得到力量和智慧。

傅将军迈着蹒跚的步子，果然有些急躁了，不时地念叨着：

“这群东西，在中国人面前，处处都摆出太上皇的架势。”

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约定上午九点到，已经到了九点半，还不见他人来。

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

于学忠被免去了河北省主席；他的五十一军也从华北调走了；国民党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宪兵三团和国民党党部都撤走了。日本人得到了在察哈尔、绥远、山西设立特务机关的权利。田中隆吉带领驻太原和驻归绥的特务头子来见傅作义，要求给以“方便”。

快十点了，田中隆吉还没有来。

“承启官！”

“有！”承启官进来了。

“他们怎么还不来？”傅作义问。

“我已经催过了，他们就来。”

“报告！田中先生到！”

随着侍从的喊声，全副武装的田中隆吉带着另外两个穿中国便装的日本人进来了。

“傅将军！劳您久等，对不起！”田中说。

李英夫翻成中国话给傅作义听。

“没关系，跟贵国人打交道次数多了，早来，晚来，我也习惯了！”傅作义说。

田中隆吉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敢在他面前说出硬梆梆的话，惊奇地望了望傅作义的沉静和悦之中极度严肃的脸，装做毫不介意地介绍了驻太原的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驻归绥的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和知鹰二的胖圆脸上的显得特小的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动，显示着他内心在机敏地跳动着；羽山喜郎的剃得光光的头上发着亮光，长脸上的大嘴巴歪斜了一下，表示了他对傅作义的藐视。

“傅将军，我们在这两地建立特务机关，您不觉得突然

吧？”田中说。

“意料中事，早已给羽山先生准备了住处！”傅作义说。

羽山喜郎望着田中隆吉，心里说着“糟糕”二字，不知不觉地说出了：

“傅先生！我的办公地点，需要我自己选择。要找个方便合适的地方。”

“傅先生，这也是为了搜集情报的方便。”田中隆吉说：

“搜集情报也没有别的意思，是为了共同防共，共产党已经活动到了宁夏、绥远的边上，共同防共是保卫贵国的和平和安全，也是敝国和平、安全的需要。傅先生会同意这个看法吧？”

“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如何解决问题，这是中国人家里的事，自有中国政府解决。贵国特务机关做什么，敝国要做什么，连不到一起。我希望田中先生谅解这点。”

傅作义的话，一下子使田中等人的六只眼睛竖起来了。田中紧绷着脸冷冷地说：

“我希望傅先生不要反对防共，不要抵制日本，不然，您会打败仗的。”

傅作义迎着田中的威胁，只轻轻地一笑。他把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递给了田中隆吉。

“你这种话，早已经在报纸上由你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公开出来了。他比你说得明白。”

傅作义又从田中手里把报纸抽回来，指着一行念道：“多田先生说：华北当局应消除华北之一切抗日排满运动，否则日方将采用武力以处理之。田中先生，你说的是否我傅作义

要在贵国武力面前打败仗呢？土肥原先生曾说中国当官的都怕他，我看这个论断并不一定准确。”

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鼓圆了眼睛，就要发威；田中隆吉比他们知趣些，知道用硬的压不服傅作义，一下子就摆出了笑脸。

“傅将军！我佩服您的坦率。今天，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谈话，多一句，少一句，轻一句，重一句，都不必放到天平上过秤了。今天之来，总的是求傅先生谅解，并希望得到傅先生的关照，帮羽山安排个办公地点。”

“这，已有中央指示，作义照办。”傅作义紧接着想起了一件事：“羽山先生如何工作，敝人不能干涉，但有一件事也想提请注意：这里和绥远地区不能容许日本浪人任意行动和贩卖毒品。”

“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当毒品贩的后台，如有这类事件发生，一定跟傅先生协同处理。”田中说。

羽山喜郎看着田中隆吉态度变了，也就变得很和气。傅作义望着田中，田中也没话再说。傅作义向李英夫招手：

“请你帮助羽山喜郎先生安排办公地点！”

傅作义马上把随从参谋刘春方叫来。这个人名为随从参谋，实际上是管机要的，而且他管的不只是文电上的机要，连瓦解敌人和监视日特的事，一总都管了起来。刘春方早已为日本要在归绥设特务机关的事，跟刘澄和李英夫商量过，做了准备。他知道傅作义叫他准是为了这件事，未等傅作义说话，他先递出了一张印刷品。

“您先看看这个：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从哪里弄来的？”

“街上揭来的！看看吧，有点意思！”

傅作义果然平静地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八一宣言”。傅作义平时的习惯是最求实的，最不喜听、也不喜看一般的空论或抽象的阐述。对于“八一宣言”，他则认为字字珠玑，象嚼细点心似地嚼着每个字的韵味。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上下的公文里，到处是“等因奉此”的一套，而共产党的文告中总是说出许多真理。

“这不是文章！”傅作义轻拍着桌子。刘春方注意地望着他，他向刘春方看了一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里摆出了中国人的心，对日本人射出致命的炮弹！”

傅作义继续读下去。手指头跳动着，眼皮跳动着，逐行逐字地追逐着，生怕丢掉一粒米。字字行行在他眼前跳出美丽的舞姿，唱出悦耳的歌声，不停地拨动着心弦和血管。他突然地伸手抓住身旁的刘春方。

“你看，你看！‘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就是嘛！用得着你小日本来中国指手划脚么？岂有此理……”

“您还没有看到他们提出的办法呢！”刘春方说。

“是的！病理说得很对，开什么方？在哪里？”傅作义问。

刘春方伸手指着预先画了红杠的地方念：“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

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春方，你坐下！”

傅作义命令刘春方坐在一旁，并没有看他反而又去看四周墙上挂着的长城抗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他好象又回到了牛兰山的战场，眼看着我们的将士用劣势武器对抗着西义一师团的飞机、坦克、大炮。西义一吹牛一天要拿下怀柔，我们的军队打得他不能越雷池一步，只到何应钦签订了《塘沽协定》，才把我们的军队撤了下来。

“春方！在怀柔，西义一师团曾被咱们顶得一筹莫展……”

“是的！”

“可见不是日本人强，而是中国人散！不是老百姓不齐心，而是没有人领导老百姓去一齐干。共产党说对了。可惜‘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把敌人请到我们腹地来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已经到了，知道了么？”

“知道了！”

“你，还有你的助手刘澄，任务多了！”

“魔长一尺，道高一丈！”刘春方说。

“羽山带来一部电台，你们要设法破译；羽山要向四下伸出触角，你们要使它失灵；羽山组织浪人活动，你们要把他们管死。能办到么？”

“能够！”

“一条原则：不怕事，不惹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刘春方走了，傅作义重读《八一宣言》，比酷暑之天吃冰块还痛快。读来读去，他思想的翅膀，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最令他不解的是：共产党缺衣少食，更没有薪饷，为什么会变成一块强力的磁铁，吸去了大量的有识之士？他很羡慕这点，又不能理解这点。从他个人的经验里，有自己的体会，这是在当年守涿州时，和不久之前长城抗战时，都已经证明了的。

“办好事，要好人；兵是好的，必须有好人去带才能打胜仗。”

他知道带兵的人要关心士兵，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他不穿将军服，一年四季灰布军装，一根皮带；吃的是家常饭，喝粥带馍馍，一棵大葱，一碟大酱，有时带点辣椒，从来不吸烟，不喝酒；床上一条白布面里的褥子，一条白布面里的被子。他已经是名不虚传的“布衣将军”，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在一段时间里艰苦朴素比较容易，一生始终艰苦朴素则贵在坚持；一时关心士兵比较容易，一生始终关心士兵并身体力行则甚难。不做到这一点，又怎能使兵随将转呢？

守涿州百日，粮吃完了吃糠，糠也吃完了吃谷秕子，将士浑身浮肿，犹能奋战不屈；在怀柔牛兰山一仗，西义一师团使尽了一切办法，都被英勇不屈的刺刀手榴弹给顶回去了。在硝烟弥漫、生死交织的搏斗中，这成千累万的活着的和牺牲了的将士们勇于赴义的精神是多么高尚、多么光辉、多么可爱可敬呀。

傅作义坐不住了，习惯地带着个卫士到小校场去了。

小校场是归绥市驻兵和练兵的地方。

傅作义到部队去，从来不许主官来迎接，更不许主官或他人跟在他的身边。他一直地走进了连队的食堂，一笼一笼的大馒头蒸出来了。傅作义拿了一个馒头，掰开看了看，没有碱多的黄色，满意地点了点头。站在一旁的司务长心神为之一快。傅作义把馒头放到口里嚼了一下，转头把司务长叫到跟前。

“你尝尝这馒头！”傅作义命令着。

“我吃过了！”司务长说。

“有什么毛病不？”

“发大了点，带酸头！”

“对了！要注意改！吃的什么菜？”

“大白菜炖豆腐！”

司务长把傅作义引到菜锅跟前。傅作义用勺子舀了点汤尝了尝，咸淡还可以；又夹了点菜尝了尝，对司务长说道：

“不大香！”

“报告主席！全部油都用上了。”

“我知道！油少菜多。这就要讲究个用法。一部分用底油炒菜，还要用一部分浮油浇菜；浮油要炸好了的，再加一点花椒，这种浮油浇在菜上就显得香了。”

“是！”

傅作义看了刷得干干净净的锅碗瓢盆，对大师傅们点点头走了。

他走进士兵的寝室，看到地铺的席子上的白布被褥，叠出了平整棱角，满屋子整齐清洁。他满意地走向一个铺位，那里坐着一个战士，躺着一个战士。坐着的人看到主席来了马上立正。

“是病了么？”

“报告主席！他病了，可能是着凉！”

“感冒么？”傅作义伸手摸了摸躺着的战士的头说：“地铺下边没铺草么？”

“报告主席！到立冬才铺草！”司务长说。

“今年冷得早，应该早铺草。你这司务长也太不灵活了。”

傅作义一转眼看出了立着的战士满脸忧愁。仔细地端详了一阵。

“好象有什么心事！”

“报告主席！没有心事！”

“没心事，为什么皱眉头？”

“报告主席！他家里有困难，才来了信！”司务长说。

那个战士把家信交给了傅作义。信，是从战士的家乡河南内黄县来的。年成不好，家里老父母没有吃的，要战士每月给寄两块钱回去。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因这个战士花钱，每月的饷钱都花光了。

“这个钱你应该有，为什么不寄？”傅作义问。

“报告主席，我……我，我都花光了。”那个战士说。

“你家靠什么生活？”

“租二亩地，收成好了，落个半饱，收成不好，只好挂

着棍子去要饭吃……”

傅作义叹了口气拉着战士和司务长坐在地铺上，一眼看到了那个战士的兜里还装着香烟，伸手给他掏出来，对他颠了几颠。眼望着南方，就好像他已经看到了滔滔奔涌的黄河。他轻言轻语地说：

“我的家住在黄河边上。家里地无一垄，田无一分。我小的时候，靠我父亲在黄河渡口背人挣钱过日子。背一个人，得两个制钱，一天也弄不到二十个制钱。我年轻时，大概也跟你差不多，不懂事，上学花钱背了债，便找父亲要钱还账。那是初冬时候，黄河的水已经结出了冰茬，我父亲拉着我到黄河边上，他先脱了鞋袜，又叫我也脱了鞋袜，他引着我走进了冰冷的水里。我冻的直嘶哈。他把我领回岸上，对我说了一句：咱们家的钱就是这样背人过河挣的呀！……”

“主席！我一定改！”战士说。

傅作义一边点头，一边向司务长招手。司务长立正恭听，傅作义说道：

“离下月关饷还远，他的爹妈还在挨饿，你先寄十块钱走，从我的薪水里扣。”

傅作义向外走时，连长张振基迎住了他，向他立正敬礼。

傅作义对张振基不是一般的熟悉，而是特别的熟悉。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的学科和术科，考试的成绩特别好，沙盘作业显示了指挥才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守城时，他才是一个班长，全师七千人都害了浮肿病，独他这一班没有害浮肿病。

